

張慶泰著

在西戰場

戰地
報告叢刊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

戰地報告叢刊之三

在西戰場

張慶泰著

在 西 戰 場

著 作 人 張 慶 泰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（漢）初版

發行額：五〇〇〇冊

每冊實價二角

總店：	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支店：	廣州·重慶·上海· 梧州·宜昌·
分店：	武昌·西安·蘭州· 長沙·漢中·桂林· 成都·許昌·昆明·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出版物：第〇二二六號
乙項：第一二五號

在西戰場

目錄

一	第一次冒險·····	一
二	寶貴的教訓·····	一一
三	開始學習·····	二〇
四	第二次冒險·····	二六
五	最後的教訓·····	三九
六	地道的門羅主義·····	四九
七	偉大的作風·····	五八
八	靈活游擊戰·····	六八

在 西 戰 場

一 第一次冒險

在十月。是個冷清的深秋季候。我們在暮色蒼茫中從太原出發。這時半灣明月，被那灰淡的流雲磨洗着，吐出淒涼的光輝，照遍了殘缺的金甌。似乎使人有些感慨。

我們兩批同志，都在太谷聚齊了。於是開始游擊戰的各種準備。我們成立一個五人委員會，負責管理給養和行軍等事。軍事幹部談到前途的發展，總覺得七十八個人，攜帶六枝手槍，將來的困難和危險，是可以想像的。政治幹部却有個基本的理論：只要我們能夠發動廣大的民衆，一切都不成問題。

是在一個旅店裏，當夜幕初張的時候，我因為兩天不曾睡好覺，便很早就躺在炕上了。大概還在假寐狀態中，彷彿一種清脆的聲音在說：

「噯！這是重轟炸機！」緊接着一陣哄笑。

我悄悄地抬頭偷看：一個矮胖而結實的武裝女士，坐在我的旁邊，和我們的司令談天。我再一翻身，便朦朧地入睡了。

早晨，我們準備出發。

司令剛從炕上爬起，便高聲喊着：

「喂！重轟炸機快起來！」

老夏從被窩里鑽出頭來：

「什麼重轟炸機？人家睡好好的覺！」

「這是丁玲給你的綽號。誰讓你睡覺時鼾聲如雷呢！」

我若有所失地追悔

「昨晚那位武裝女士是丁玲吧？早知如此，我何不晚些就寢？真糟糕！」

「不要緊，今後我們是『同路人』，見面的機會多着呢。」司令安慰我的失望。

我們的大隊，浩浩蕩蕩地走出太谷城。那是個秋高氣爽的日子，看不到彌漫的戰雲，看不到繚亂的烽火。一切象徵着海晏河清的盛世。

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。把我們的血肉……！」這不僅是粗壯的怒吼，而且還夾雜着清脆的歌喉。

「戰地服務團也上來了！」

「丁玲真是個女英雄。她永遠走在前面！」

在休息的時候，我們這兩個團體來個正式大團結。我們對丁玲舉行了大包

圍。彼此暢談一氣。她顯然不是「在黑暗中」的丁玲了。

記得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的一個倦人的黃昏時候，丁玲在上海昆山花園突然失蹤了。以後便傳出許多離奇的謠言：有人說她已經墜樓而死，有人說她和捕她的偵探發生戀愛，甚至有人說她已經和某當局同居，成為變相的姨太太了。這種蜚語混淆了真是非。連魯迅先生都沒法證明她不是改變了。直到大時代的來臨，「在黑暗中」的丁玲，才以最英勇的姿態，活躍在西戰場上。

范村，距城六十里，是我們預定的宿營地。但，當我們走進冀村——距范村十里——的時候，却不得不改變計劃。原來，聽說在范村住了一百多潰兵，都是從娘子關退却下來的。他們似乎準備有所動作。

整個冀村在恐怖空氣籠罩中。一些老百姓在街上議論着，婦女們在東跑西竄，小孩子也都帶着一副慌張的面孔。

在一所古廟里門旁左右聳立着鐘樓和鼓樓。我們以僅有的六枝手槍，在門前設了崗。同時鐘鼓樓，便成了很好的砲台。我們有了一所嚴肅的司令部。

范村公所來人了。據說是化裝跑出來的。

范村的周圍，都有土牆。儼然是個典型的古代莊園。潰兵在四面設崗把守，不許向外走漏風聲。

在老百姓盛大的招待下，當酒酣耳熱的時候，一個連長指着桌上的菜肴說：「這些東西，都是老百姓的血汗，我們吃老百姓，喝老百姓，便要對得起老百姓。」

那穿着便衣的連附氣憤地說：

「還打什麼官話？什麼老百姓的血汗？老子們拋妻別子，奔波了這些年，到現在成千成萬的弟兄都完了，還講這些做什麼？趁早打個財喜，好回家過日子去！」

連附的話似乎博得一部士兵的同情和擁護。

在飯後的時候，范村的四週，已經佈滿了崗哨。

全村的人陷入恐怖不安的氛圍中。有些流氓滿街竄着，幸災樂禍的交相報道。

「村長捐一千，村副八百，李三爺五百……」

「當兵的都是窮小子，這年頭不幹一下，打算怎麼着？」

「怪不得有錢人都怕反亂！」

范村派來的人，把村里的緊張空氣，和一切蜚語流言，都報告完了以後，便要求我們設法解救。

在緊急會議席上，我們不能提出什麼有效的辦法。有的同志主張派人去說服，有的同志主張送一封信，在說服之中，寓恫嚇之意。但都未能通過。最後却有許

多同志贊成利用老百姓的關係，向范村放空氣，說我們後面將有大隊人馬星夜趕到，威嚇他們一下再說。

天氣陰了。夜色渾沌而低沉，星月隱藏在密雲里面。遠近的村落，都陷入寂靜的深淵。

村東首的狗，突然狂吠起來。

門崗厲聲喊着：

「誰？站下！」

不多時候，司令領了三個人走進院內。他們的武裝被解除了。

「潰兵倉皇地離開了范村，現在那連長被我們抓來了！」人們在傳說着。

「誰站下！」

「我們是××軍的。」

「你們往那里去！」

「到後邊找我們連長去。」

「把槍繳下來，到里面去！」

這樣一次一次地繳槍，已經獲得二十幾枝步槍了。我們也就添設二十幾個崗位，放哨到五百米以外。

從村外溜進來的黑影，漸漸沒有了。我們決定對村外的八十幾個潰兵，作說服工作。於是派了兩個同志，我就是被派的一個。

「誰站下！」放哨的潰兵給我們一個厲聲的報復。

「諸位同志，你們從前綫回來，都很辛苦了，我們是抗日游擊隊，現在來慰勞諸位，請不要誤會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大家談一談吧。」

「放狗屁！爲什麼扣我們連長？」

「諸位同志，現在我們的敵人，只有日本帝國主義，我們彼此不要誤會，你們連長在村里休息，請大家都到那里休息一下。」

接着我們更用誠懇的態度，對那些潰兵講些時事問題，乃至軍民合作的意義。他們都感動了。一齊站起來，走到我們司令部的門前。

「砰砰！……」司令部里面一連四響。

八十幾個潰兵立刻舉起槍來：

「你們要解決我們嗎？好！」

「諸位同志！我們的槍口，要對準敵人，不要自相殘殺！我們是誠心來向你們講道理的，如果想解決你們，我們怎會赤手空拳來冒險呢？請諸位安靜些吧。」

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我們又把他們說服了。同時院里也有人喊着：

「槍走火了，誰也不要驚惶！」

一會兒那連長像諸葛亮唱空城計似的，登在鼓樓上，對那些士兵講了許多話。最後鄭重地說：

「誰要跟我轉去打日本，就把槍暫時放下。」

於是八十幾枝槍，一萬多粒子彈，五六百個手榴彈，便都堆在司令部門前了。我們怎樣辦善後呢？一些軍事幹部在得意，他們認為這是一舉兩得：解決了潰兵，可以為民除害，自己得了槍彈，又可以去打日本。

政治部的同志，却認為這是得罪友軍，妨害統一戰線。大家和丁玲研究的結果，都主張把人槍一齊送回××軍。

然而這等於掠奪軍事幹部的勝利品，這要惹起內部糾紛。結果成一個懸案。在深夜，我們新武裝起來的隊伍，離開了冀村。經過范村時，老百姓在街上列隊歡迎，感謝我們解除他們的苦難。並且預備些炒餅炖肉。

二 寶貴的教訓

幾天的行軍，經過了許多的崇山峻嶺，層巒疊翠，處處都是保衛祖國的天然堡壘屏障。

我們到了油房，作短時期的休息。

聽說太原已經失守，而太谷也在危急中。這時再不能留戀那可愛的城市，再不能幻想那秀麗的城市給予我們的睡眠和溫暖。

油房，僅僅二十幾家的山莊。這裡是個世外桃源。每天早晨，太陽閑適地爬在碧藍的天空里，人們過着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的生活。

我們只看到原始的「無懷氏之民，葛天氏之民」，誰能說這世界正在醞釀

着一幕罪大惡極的場面呢？誰能說我們祖國是正處在一個暴風雨的大時代呢？

八路軍總部來到石拐，距油房二里。

聽說我們在冀村的繳槍事件，八路軍方面非常不贊成。現在我們有機會去請教了。在一個上午，我們十個同志跑到石拐去。

一個田家，院里堆着成山的玉蜀黍。有個老漢坐在山坡下，三五個青年圍繞着他。這彷彿是祖孫父子的團聚，共序天倫樂事。

當我們由一個士兵領導，走進院內的時候，老漢馬上站起來打招呼。我們毫不懷疑地，斷定他是朱德總司令。因為八路軍東開以後，已經有許多新聞記者，由於看到他那平凡的樣子，而忽視他為朱總司令。我們有了「先入為主」的定見，知道他是個典型的農民，同時又是個典型的士兵。

院內多添了幾塊木板，玉蜀黍堆成了屏風，這樣就有了露天的會客廳。我們

向朱總司令致最崇高的敬意之後，便都席地坐下了，不，還是說坐在會客廳里罷。因爲這是個莊嚴的總司令部啊！

沒有什麼客套。我們提出關於游擊戰的幾個基本問題，要求指示。朱總司令一一記在手冊里。隨着他却先批評我們在冀村的繳槍事件。他和靄並誠懇地說：「繳槍事情是要不得的，儘管那個部隊紀律不好，我們要站在友軍的立場，來勸告說服，幫助它改善。因爲現在的抗戰，不是靠一部分好軍隊就行的。繳槍事件是有破壞統一戰線的危險的。」

他似乎很理解我們一部分同志重視武器的心理。所以，他又這樣明確地指示說：

「有很多朋友問我，在要從事游擊戰的時候，怎樣才能取得武器呢？我以爲這是容易解決的，只要我們把頭腦先行武裝起來，那就什麼事都好辦。例如，敵人